

## 比 ISIS 還要可怕的事－悼兩位被殺的日本人質

林皓賢<sup>1</sup>

輔仁網 2015 年 2 月 8 日

如果說剛過去的一個星期帶給人們最大的震撼的，應該是伊斯蘭國處決了三位人質再加復興航空宣難，特別是伊斯蘭國處決了兩位日本人質，好像讓香港這個向來不太關心恐怖主義及中東世界的地方，突然與之拉近了不少，或許是因為被處決者是日本人，是我們十分接近的鄰國人。然而，在過往這一星期，筆者更加察覺到，更加令人感到害怕的，不是伊斯蘭國的行徑，而是一大群偽善者的行動，引用一個基督教術語，是一班現代法利賽人，最令人氣憤的，還是身邊總有不少這樣的人。

回顧事態發展，伊斯蘭國抓了兩位日本人質湯川及後藤健二時，那一刻香港的社交網站反應其實不是太大。畢竟，伊斯蘭國對於香港人來說太遙遠，而且恐怖份子抓人質威脅西方世界也不是新鮮事（特別香港人是一個喜歡新鮮的群體），只是這一次換了一個亞洲人種成為了主角，若果不是一向留意中東新聞，國際關係的人，根本就不會太理會那裡發生什麼事。當然，亦會有一部分有心信徒關注該地。不過，事情的轉折點就在於後藤的背景突然被被露出來：他是自由身的戰地記者，他希望用筆代表當地人向世界發聲，更重要是，他是一名基督徒。於是突然各個社交網站鋪天蓋地轉述了後藤的背景，包括 whatapp 也不斷被這些訊息轟炸，當中最重要的一句－「請為後藤祈禱」。

有時候，面對這種突然關心，筆者覺得除了可笑，還感到一種人性的可怕。我不是說所有基督徒也是如此，在筆者認識的信徒中，亦有為數不少的是關心社會，關心政治、關心世界，真正活出耶穌所說的那種愛人如己精神的。不過也正因為筆者亦生活在信仰的圈子時，就發現更多的所謂有信仰人士，平時政治冷感得可怕，他們關注的，除了表面上與教會有關的事或與福音有關的事情外，就只活在自己的世界中。我也十分肯定一件事，如果後藤先生的信仰背景沒被被露出來，那這班人肯定也不會理會，就只因為後藤先生是基督徒的關係，故此才突然熱心為這地方祈禱，為他安全祈禱，我都想問一句，那湯川先生又如何呢，那一刻，又有那些人關心他的死活？剛被活活燒死的約旦戰機機司，又有誰人理會過他？筆者有位傳道人朋友為此甚至做過一個不正式的調查，她發現身邊突然很關心後藤先生的人，同時也叫不出湯川先生及約旦機司的名字。這種關心，完全顯示了這類人的親疏之別，也是對後藤先生的最大侮辱，因為別忘了，後藤先生是

---

<sup>1</sup>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榮譽學士，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碩士，現職香港科技專上書院毅進課程導師。研究興趣：宋夏關係、軍事史、中國海軍史、全球化研究、香港地區研究。著作有《全球化下的中國》（合編）（2014）；《屏山故事》（合著）（2012）。

為了救湯川先生才犯險的。

這事又令筆者想起前兩年的一件事，2011年日本海嘯的同時，其實同一時間雲南也發生了地震，雲南地區的災民因為該地本身較貧困的關係，其實更需要物資及救援。可是，不論在學校還是在教會中，筆者看到的是大多人都是集中關心日本，捐款的數字捐給日本的也是遠遠多於雲南。筆者觀察到，有這種現象的原因，一方面是因為香港人本身對國內的感情正不斷減弱（這也是因為國內的貪腐問題令人們對救災工作的原信任），另一方面，傳媒的報導，與及港人對日本的印象都是有很大影響力，不過更有趣的時在教會的情況，一般來說，只要該教會有日本的宣教士或對日本有負擔的信徒，經他們發起一些行動，會眾就自然被吸引參與行動，而前提自然也是那批人根本不了解世界。筆者曾經見過一間教會的現象，除了募捐，還請會友們寫下一些對日本人的鼓勵字句，在大多數人都跟著寫心意紙時（還要專登打了句日文出來讓人抄），那時筆者曾說，那請問雲南的災民又如何呢？結果除了回應冷淡外就是沒有回應。

說到底，這種偽關心文化其實也充斥著每一個角落，除令人感到其偽善及心寒外，還有什麼可說呢？如果門徒們真的認真看待信仰，甚至真的尊敬後藤先生，那麼，諸位應該真的重新思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什麼，愛人如己又是什麼。如果真要悼念後藤先生，那請別再只說不做，而真的關心這個社會，甚至世界發生甚麼事。換轉頭說，如果連香港正在發生甚麼事也不知道，一味只躲在自己的世界，教會的四面牆之中，那麼，請你別再分享後藤先生的說話及訊息，因為你不配！說到這，又再問一個問題，請問有人記得湯川先生的全名是什麼嗎？

註：

- 1) 湯川遙菜，根據網上資料，曾活躍於中東地區的軍事公司。正因如此，後藤健二更令人欽佩，因為他關心的對象，不論是何種背景。
- 2) 約旦機師卡薩斯巴，於去年十二月被俘，並且早於1月被處決。